

十六条短信

■口述 陈明 整理 澄澄

“我去收拾书房吧。”我一边跟妻子说着，一边走向好久没去的书房。休假快要结束了，我决定帮妻子彻底打扫一下家里的卫生，下次回家可能就是年后了。收拾的过程中，我发现书桌上的杂物盒里放着一个我几年前使用过的手机。“这个手机怎么还留着？”我拿着它走出来，尝试着开机。妻子看了看说：“不就是那年你去去且比赛时用的，回来后它就不灵了。”顺着妻子的话，我才回想起来，那是7年前的事了。说来也巧，外出比赛的日子就在妻子生日的那天。我赶早给她煮了一碗面，便匆匆出发了。临走前，我交代妻子，出国后手机没信号，无法再与家中联系。

第二天，我在北京等待转机时，接到妻子的电话。她说，儿子病了。我从电话里隐约听到了儿子的咳嗽声，便焦急地询问儿子的情况。我练狙击十几年了，连自己的心跳都可以控制，可遇到这种情况，我还是无法保持镇定。时间不多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只好沉默。

“妈这两天过来，孩子吃了药也好转了。”妻子了解我的性格，听不到电话这头的声音，便明白了我的担心。她宽慰我几句，挂掉了电话。

刚到国外，我和队员们每天加班加点训练。除了正常操课，还要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和作息时间，基本的生活物资也要花心思打理，每天忙到深夜。稍有空闲，我会拿出手机，但屏幕上“无网络”的几个字那么显眼，像哨兵似的一动不动。一天晚上忙完后，我打开手机草稿箱。“老婆，孩子好些了吗？妈哪天来的家里？”短信当然无法发送，写完后，我又全部删除。准备休息时，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只好又打开手机，将刚才的字一个一个再打上去。

白天训练时间过得飞快，只是夜晚就像缠住我一样不愿离去。

“老婆，这两天状态不错，大家的业绩比刚来时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们都很高兴。”

“老婆，儿子期中考试了吧？这次开家长会吗？我回去能赶上的话，这次就让我去。”

比赛前一晚，我在手机草稿箱写到：“老婆，明天就比赛了。每次出国比赛，你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段时间不能与家里联系，我也不心慌，能安心备赛。我知道家里有你在，一切都好。”比赛很顺利，队员们越战越有信心。在约旦最后的一天半，我的心早早地飞回了家。

最后一次给妻子编辑短信是在回国的飞机上，我的心跳得很快，几乎无法安静打字。“老婆，我回来了！”我一字一字打出来，保存好，拿着手机，等待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飞机落地后，我从行李架上拿出背包，才背上一个肩膀，就顺着人流向外走。一边走，一边拿出手机把存储的16条短信一股脑儿发送，眼睛紧紧盯着手机上显示的发送情况：剩余5条未发送，剩余2条未发送……

突然，手机铃声响了。我纳闷，妻子这么快就看完了？

“都安全吗？”接通电话，妻子问我。

我不由自主地“嘿嘿”笑了两声，“好着呢，刚到北京。明天中午到家。”妻子轻轻地“嗯”了一声。隔着电话，我仿佛看到了她微笑的样子……

岁月有情

那年的冬天来得很早，青山村的炉火也烧得越来越旺了。

春萍坐在屋里，拿着铁铲向炉子里添着煤块，脸被炉火烤得通红，心也像炉子里红红的火苗，旺旺的，烫烫的。春萍喜欢冬天，更喜欢雪，因为雪到的时候，家信也就到了。

春萍的丈夫叫大柱，在孩子出生的第二天就当兵去了，走了整整十年。每当村里人问起大柱时，春萍总迫不及待地扬着头来说：“他跟着共产党咱们打仗哩！”几个好起哄的小媳妇追着她问：“你想他不？”春萍一笑，赶忙用手捂住通红的脸。

春萍给她和大柱的孩子起名叫“思君”。许多个夜里，春萍哄完思君后，会起身点上煤油灯，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生着铁锈的盒子。盒子里有一个红布包，里面包着大柱寄来的家信。春萍捧着这些家信认真地读，反反复复地摩挲，尽管每一封家信上都只写着同样的五个字：“我很好，勿念。”

思君从小就听妈妈讲，她的爹是穿军装的，尽管她从未见过爹。有一年，村子里要选三个兵，春萍听说后迫不及待地带着思君到了“送君场”。她左手牵着思君，右手提着一筐煮好的鸡蛋。思君年纪小，冲着几个穿军装的人大声地喊着，“爹！爹！”春萍的脸涨得像个大红气球，她尴尬地笑了笑，连忙将那一筐鸡蛋交给带兵的干部，说道：“首长，这些鸡蛋是给孩子们路上吃的，让他们在军队里好好干。”

大年初一的晚上，下起了大雪，思君和院子里的黄狗玩得不亦乐乎。春萍也开心，她咧着嘴，笑着把一个个饺子认真地捏好，放到案板上。

“嘭嘭——”院外传来了敲门声，莫非是大柱回来了？

春萍一阵惊喜，来不及抹去沾满面粉的手，赶忙解下围裙，一边跑，一边回着，“来了来了”。一开门是王大嫂。春萍心里叹了一口气，问道：“嫂子，大过年的，咋没在家里？”

“这个当兵的说要找你，俺就把他领来了。”王大嫂说。

春萍一愣，打量着这个和大柱子一般高的男人。他坚毅的眼睛下，一道形如蜈蚣的刀疤静静地趴在满是紫血丝的脸上，眉毛和鬓角上挂满了冰花。春萍连忙问道：“同志，你是？”

当兵的啥也没说，缓缓地举起右手，给春萍敬了一个军礼。“妹子，俺是大柱的营长，叫李铁军，俺是来给你送信的。”

春萍回过神来，连忙将营长请进屋，倒了一碗白糖水。“营长同志，大柱咋样了？他怎么还不回来？俺家思君天天管俺要爹……”问着问着，春萍都要急哭了。

当晚，我们夫妇久久未睡，反复合计那点所谓的家庭，决定缩减开支，添置彩电，圆全家人的梦。

第二天早上我离家时，儿子冲我晃了晃握紧的拳头，命令式地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女儿也在一旁顽皮地附和。我畅快地应答：“放心吧，今晚必定看上彩电！”

那天，五金公司慰问团一行人离开后，已是万家灯火。我抱着崭新的16英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兴冲冲地往家属院走去。走进家属院，望见自家窗户上的灯光时，我仿佛看到了家人渴盼的眼神，脚步愈发急迫。但我忘记了固定晾衣架的那根斜拉线，一步步绊上去，身体失去控制，趑趄着向前冲去，顿觉一股凉气从脊梁骨直冲脑门，心想：“惨啦！”不可能摔了电视机，我在心里默念：“稳住，稳住。”可是两脚却不听使唤，身子前冲，我“噗通”倒地，摔得胸部隐隐作痛。电视机脱手，扔出去足有两三米，落地又滚了几

我很好，勿念

■滕健 赵莹玥

李铁军红了眼睛，说道：“那一年冬天，冷得很。大柱所在的六连收到消息说，敌人要到根据地下面的村子扫荡，大柱便带着兄弟们赶紧去转移老乡。谁知道，一拨儿敌人打退后，乌泱泱地又来了许多，六连的战士牺牲了不少，子弹也快打没了。为了争取时间，大柱命令二排继续护送乡亲们转移，自己则带着一排战士，浑身绑满树枝，拉长队伍，造出声势，让敌人误以为自己是主力部队，带着敌人在山林里兜圈子。敌人发现上当后，恼羞成怒，又派来了数倍的兵力，将大柱和战士们围住……那场战斗，打得很惨烈，只有被派出来送信的小鸽子活了下來，其他人都牺牲了。”

春萍的眼睛模糊了，她的大柱，她还想着让他吃一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他还想不到思君喊他一声“爹”。

“俺不信，大柱年年都寄信回来的，他不可能没了。”春萍的脸哭得通红。

李铁军擦掉眼泪，继续说道：“那天，好不容易突围出来的小鸽子也负了伤，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衣兜里……有信’。我急忙拿出来，打开一看，只有五个字‘我很好，勿念’。刚开始我以为是很重要的情报，后来才知道是大柱给你的信。原本，我想早点把大柱牺牲的消息告诉你，可小鸽子却不同意。”

“为什么？”春萍哭问道。

“小鸽子说，大柱经常跟他提起你。大柱说过，你要是知道他没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定是扛不过去的。后来，我让大伙模仿大柱的字迹写

这五个字。可是，营里会写字的人大都牺牲了，大家都积极，却怎么学也学不像。那一年，小鸽子除了打仗就是学写字，有时候饭都忘了吃。你收到的信，除了第一封是大柱的亲笔，其他的都是小鸽子写的。”

“再也不能写了”，李铁军哽咽了一下，“那年打锦州，小鸽子为了掩护战友，也牺牲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还一直念叨着，大柱哥，嫂子的信……”

李铁军接着说道：“妹子，原本我想再瞒你几年的，可是，仗打完了，不能再瞒你了。你是他的妻子，最该知道真相的。小鸽子走了，再也没有人能模仿大柱的字迹了。”

“大柱！”春萍哀嚎一声，决堤般的眼泪顺着脸，流到了脖子根里。

几十年过去了，春萍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大娘。几十年里，她一直相信大柱会回来的，会再寄回家信的。去世前，春萍说，有天晚上，大柱回来了，大柱亲口说，那些家信都是他写的。春萍还说，那晚上，大柱不停地拿着铁铲向炉子里添着煤块，把她的脸，烧得红红的，烫烫的。

“我们部队这群‘大老粗’们唱歌不都跑调嘛——身为军人，气势可比旋律重要多了。”

有时候，我也会怂恿父亲换个风格的歌听听，但他总是想都不想便拒绝。“还是军歌经典。”父亲振振有词，我争辩也无用。

后来，等我年纪再大些、军龄再长些，我理解了父亲对于军歌的执着。这种执着，其实自始至终都源自于他对部队的怀念与不舍。那些军歌，如同他与自己那段军旅人生之间的桥梁，让他能够时时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回想起和战友们一起扛枪、站岗，一起在泥泞里摸爬滚打的无悔青春。

等糖糖唱完《军中绿花》，外婆的饭也做好了。我抱起她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唱军歌呀？”小家伙歪着脑袋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因为很好听呀！而且，我以后也要当解放军，就像妈妈、爸爸，还有外公。”

看来不出意外，军歌恐怕得在我家代代传唱了。家有军歌嘹亮，我心中忽地涌起一种自豪感。

见委屈的孙子孙女，惭愧地说：“要是能把电影缩小了搬到家里来演，咱老少三代一起观看，那该多好。”不料儿子抢白父亲：“您那是白日做梦。”父亲脸红着回应儿子：“也是，也是。”忽而又不甘示弱，争辩说：“那可不一定，现在的人多厉害啊！高楼大厦都建起来了，还有啥事儿办不到？”

到了1980年的腊月，年味儿渐渐浓起来。一天，父亲满脸惊奇地说：“斜对面邻居家真的把电影搬到家里放映啦。”我赶紧过去看看个究竟，原来是人家添置了黑白电视机。我们两口听了价钱后直抽冷气，便悄没声地把这事儿压住，不提不念。可是每到晚上邻居看电视，父亲就悄悄地溜到门口，耳朵贴在门上，歪着头听热闹。两个孩子也跟着凑热闹，吵着过年要看电视。面对来自老和小的双重压力，我们两口子心里明白，没有电视看，这年肯定过不好的。一狠心，放弃了全家添置新衣的打算，向孩子大姨家借了钱，加上积蓄，赶在春节前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从此，父亲整天乐得合不拢嘴，晚上守着电视机舍不得挪窝，嘴里常感慨：“真是美梦成真啦！”

听我一番话，管理员笑了，随之说：“看来你们家这台电视机的分量，确实是够重的了。”

1982年，家里终于有了彩电，可惜父亲已经去世，他老人家没能享受这个福分。

看完电影回到家，父亲兴奋得手舞足蹈。他对影片中的高楼大厦心生怀疑，问我是不是假的。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连声说：“真了不起。”他转身看

我啊！”管理员“嘿嘿”地笑着说：“不就是看电视嘛，你也太心急了。”我说：“你可不知道电视在我家可是关乎三代人的梦想，岂能不急？”管理员似乎有点发蒙，我便向他讲起了事情的缘起。

孩子上幼儿园以前，一直是父亲帮我们看护。父亲生性好热闹，在乡下哪儿人多往哪儿凑。可是，进了有哨兵把守的机关大院后，闷得慌，人也渐渐地打蔫。好在后来机关俱乐部开始放映电影，但俱乐部容量有限，每家只发了一张票。父亲不知情势，早早就张罗看电影。那天，我把两个孩子拉进屋，希望说服他俩把电影票让给爷爷。兄妹俩心有不甘，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但还是做了让步。

第二天，我到单位，机关管理员诧异地对我说：“昨晚不知是谁在家属院把电视机扔出去了，吓得孩子‘哇哇’大哭。”我不禁两颊发热，忙接过头：“嗨！别提了，那就是

军歌嘹亮

■罗肖宁

家事

周五，刚进家门。糖糖便将我拉到沙发上坐下，一双大眼睛眨巴得像是闪烁的星星。

“妈妈，我给你唱首《强军战歌》吧！”她满眼期待，就差直接在脑门上贴三个大字：让我唱。

不忍心拒绝兴致高昂的女儿，我赶紧点头。本以为她会随便哼唱几句，没想到，这个4岁多点儿的小朋友竟能把歌词唱得清清楚楚，而且还没跑调。

“妈妈，好听吗？”第一部分唱完，糖糖立马夸奖。

“宝宝真棒！”我由衷称赞。

“那我再给你唱个《军中绿花》吧！”糖糖的兴致更高了。

听见她在客厅唱歌，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外婆探出头来，忍着笑说：“我今天去接她放学，老师还跟我说，糖糖在幼儿园里总唱军歌，不仅自己唱，还要教别的小朋友唱，模样还挺认真。”

我忍不住笑了，不用猜我也知道，糖糖这个样子肯定受她外公的影响。

糖糖也算是个正儿八经的军三代了。她外公，也就是我父亲，作为一个有着26年军龄的老兵，对部队爱得深沉。这种“深沉”不仅体现在他规律的作息和严谨的习惯上，更体现在他对军歌的喜爱上。打我记事起，我最常听的歌曲就是父亲唱的军歌：《军中绿花》《团结就是力量》《打靶归来》《当兵的历史》……父亲转业之后，他对军歌的喜爱有增无减，车载音响里是军歌，手机铃声还是军歌。我有时候会调侃他唱歌跑调，他却不以为意：“我们部队这群‘大老粗’们唱歌不都跑调嘛——身为军人，气势可比旋律重要多了。”

有时候，我也会怂恿父亲换个风格的歌听听，但他总是想都不想便拒绝。“还是军歌经典。”父亲振振有词，我争辩也无用。

后来，等我年纪再大些、军龄再长些，我理解了父亲对于军歌的执着。这种执着，其实自始至终都源自于他对部队的怀念与不舍。那些军歌，如同他与自己那段军旅人生之间的桥梁，让他能够时时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回想起和战友们一起扛枪、站岗，一起在泥泞里摸爬滚打的无悔青春。

等糖糖唱完《军中绿花》，外婆的饭也做好了。我抱起她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唱军歌呀？”小家伙歪着脑袋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因为很好听呀！而且，我以后也要当解放军，就像妈妈、爸爸，还有外公。”

看来不出意外，军歌恐怕得在我家代代传唱了。家有军歌嘹亮，我心中忽地涌起一种自豪感。

见委屈的孙子孙女，惭愧地说：“要是能把电影缩小了搬到家里来演，咱老少三代一起观看，那该多好。”不料儿子抢白父亲：“您那是白日做梦。”父亲脸红着回应儿子：“也是，也是。”忽而又不甘示弱，争辩说：“那可不一定，现在的人多厉害啊！高楼大厦都建起来了，还有啥事儿办不到？”

到了1980年的腊月，年味儿渐渐浓起来。一天，父亲满脸惊奇地说：“斜对面邻居家真的把电影搬到家里放映啦。”我赶紧过去看看个究竟，原来是人家添置了黑白电视机。我们两口听了价钱后直抽冷气，便悄没声地把这事儿压住，不提不念。可是每到晚上邻居看电视，父亲就悄悄地溜到门口，耳朵贴在门上，歪着头听热闹。两个孩子也跟着凑热闹，吵着过年要看电视。面对来自老和小的双重压力，我们两口子心里明白，没有电视看，这年肯定过不好的。一狠心，放弃了全家添置新衣的打算，向孩子大姨家借了钱，加上积蓄，赶在春节前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从此，父亲整天乐得合不拢嘴，晚上守着电视机舍不得挪窝，嘴里常感慨：“真是美梦成真啦！”

听我一番话，管理员笑了，随之说：“看来你们家这台电视机的分量，确实是够重的了。”

1982年，家里终于有了彩电，可惜父亲已经去世，他老人家没能享受这个福分。

看完电影回到家，父亲兴奋得手舞足蹈。他对影片中的高楼大厦心生怀疑，问我是不是假的。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连声说：“真了不起。”他转身看



家庭秀

山林是树杈的家/树杈是小鸟的家/征衣未解的爸爸/我和妈妈永远是温暖的家

定格

11月25日，武警四川总队泸州支队某中队指导员李伟刚完成演训任务回到营区后，见到了不远千里来队探亲的妻子和孩子。许久未团聚的一家三口，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黄国雄/图 肖祥喜/文

圆梦

■李国选

才下才停住。我挣扎着爬起来，正想弯腰去抱电视机，忽听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叫：“妈呀！不好了，我爸把电视机摔啦！”我扭头看去，原来是女儿站在门口一直等我，却看见了我扔电视机的“惨剧”。我赶忙抱起电视机，迅疾走到门口，颤声对女儿说：“别哭，别哭，快进屋。”女儿抽噎不止，脚步踉跄里趑趄，更衬托出我的狼狽相。

进屋后，我顾不得喘上一口气，颤抖着双手为电视机插上电源线，打开开关，调天线。屏幕上映出了彩色画面，音质良好，电视机毫发未损，女儿破涕为笑。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不禁长吁了一口气。那一夜，全家人围坐看电视，直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关掉电视。

第二天，我到单位，机关管理员诧异地对我说：“昨晚不知是谁在家属院把电视机扔出去了，吓得孩子‘哇哇’大哭。”我不禁两颊发热，忙接过头：“嗨！别提了，那就是

家常话

